

學
易
記

四

元板學易記





龜山曰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至也歟
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所以施之其心一
焉所謂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
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
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

誠齋曰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
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三〇五七

一經卷二

宋

伊川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
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
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
吉者有為得真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
自得也非勉強為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万民服也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正位
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
持謙德者也故係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以功下人故能保有
其終也萬民服者釋所以有終也人心不服功業
雖高而不能令終者多矣

集伊川
佚庵說

白雲曰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
于邦而至于九功惟叙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
昌言所謂謙也至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
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曰四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以奉謙德之
君其動作施為靡不利於撝謙也如是然後中於
法則撝如人手之撝也

晦庵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无不利矣然居九三
之上故戒以更當撝謙也撝退托之意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富有天下而云不富以其鄰者以六五
謙虛之德與臣鄰同也利用侵伐征不服而无不
利者是猛以濟寬之義也蓋五以君位之尊而執
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然一於謙巽則小人有
時而不服故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

威德相濟然後盡君道之宜爻恐一於謙柔故曰
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恐以利用侵伐之言後世人
君或不省躬討罪妄動干戈故曰征不服也采伊川
雷氏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居中得正謙德
充積于中故發於聲音見於顏色莫非謙也故曰
有諸中者形諸外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上才德
不稱既无其實又不能撝而不有居謙之世徒欲
以足恭弔名求其所謂尊而光不可得也故象曰

志未得也故可行師征邑國征邑國者自治也謂
宜以剛武勝已之私也劉侏庵曰陰居亢極非能
謙者居謙之時以鳴求應是外為謙辭而中无其
實者也征邑國自治也此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
之道也集



坤下
震上

明道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也
伊川曰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
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群
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

故爲和豫之義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曰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方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龜山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溫公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伊川曰剛應謂四爲群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旣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溼泳而識之也諸卦之時與義用

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之時義切睽蹇之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劉氏曰順以動豫言順理而動則人心悅豫蓋理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豫順以動言人心和豫能順之以動則天地莫不從之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天地從之況於建侯行師乎所以利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伊川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

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白雲曰先人曰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說豫之時也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以順陰陽之理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

雷氏曰樂非徒作以崇德也堯章舜韶湯作大濩

武作大武是也作樂崇德非以娛已也殷盛以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已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以陰柔居下上應於四是不中正之小人恃九四之親舊脅肩諂笑以求豫者也四以一陽為致豫之主必无私應小人之理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况鳴而求豫乎志窮凶者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集

晦庵曰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義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伊川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

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旣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介即分別界限之意謂守其分也猶孟子云不以三公易其介劉氏曰豫之時上下皆趨于豫而六二獨以中正自守淡然不以動其心故有介如石之象君子見幾知豫之不可近去之惟恐不速何

待終日不終日者一卦未終之象也貞吉者居中守正不溺于豫吉其宜矣古人言不能入者譬之以水投石石者外物之不能入者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白雲曰處豫之道戒在于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于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爲得而六

三以盱遲有失也夫

睢音隳

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

石者也遲疑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說之者失于不立遲疑有待者失于无斷皆爲有悔之道欲无悔者无它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唯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行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龜山曰四以一陽爲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唯至誠爲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方成王幼冲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群叔

流言危疑之甚也唯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心以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圖功哉

耿氏曰九四爲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則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睽矣未聞以疑事而有功者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誠齋曰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耽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効止於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爲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擬而速見正者揉而復

雷氏曰孟子曰出則无敵國外患入則无法家拂士者國常亡然則君雖失道有忠臣以正之者常不亡故

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天下
中未亡者中猶降衷之衷言六五降衷之性未盡亡
也玄宗之不逐韓休其是之謂歟張中庸不敢潘氏
虛器僅存之說者恐後世昏主妄殺大臣也劉侏庵
曰既是昏主必不讀易僕安張說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曰在豫之終昏冥已成災咎行及矣其可長
然乎當速渝也若能渝變則可以无咎

童溪曰程子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
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

豫則繼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初六
之象則逆知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
何可長也蓋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所以
禁天下之未然也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
所以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
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

誠齋曰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
之主不為憂勤之主乎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不
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夏太康唐莊宗

伊川曰爲卦兌上震下兌爲說震爲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大亨之道以其動而說也動而雖說苟不以正豈得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曰卦之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

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又曰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

白雲曰先人言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

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衆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於堯舜隨於揖遜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君孔孟隨於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况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

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氏曰雷發聲於震收聲於兌澤中有雷收聲於兌之時也

白雲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溫公曰官者所守之常也處隨之初將變其守者也故曰官有渝將變其守不可陷于邪也故曰貞吉隨不失時變不失正由斯術也何往而无功哉伊川曰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出門交謂與物接也擇善而從无所偏係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

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捨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暗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悅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

誠齋曰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而天下之心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復何過咎之有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

而處无甚失也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则无咎盖明哲之功也

龜山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

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盖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盖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无疑焉斯无咎矣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中正為隨善之義

雷氏曰孚于嘉書所謂允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上六處隨之極盡動而說隨之義民之隨之如拘係之盖言不得不隨也為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古人以禮義廉耻謂之四維是乃維民之道也昔太王之去豳也勢亦窮矣勢窮而人益隨之所

以見動而說隨之義故興王業于西山



巽下
艮上

伊川曰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曰旣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甲者數之首事之始辰之甲乙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

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自甲至於

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晦庵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白雲曰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言其易於有爲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剛上而柔下謂在上者剛在下者柔剛柔不交所以致蠱壞也巽而止蠱言治蠱之道也艮止於上巽順於下无爲而尊於上者父之道服勞而順於下者子之道故在父多言子幹父事雖然由朝廷至閭里孰非事而獨彖父子何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王者雖曰有天下自其本觀之亦家而已故家人之九五亦曰王假有家爲天下之倡莫先於一家居一家之責者莫重於子能盡子

道則家齊矣由是而之焉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
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夫皿有蟲蠹則爲器之蠱
身安宴溺則爲人之蠱朝有小人則爲天下之蠱
凡蠱則不可不治蠱所以有幹事之象也故聖人
於蠱弊之時未嘗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
在卦五以柔中居尊倚任九二剛中之臣利涉大
川往有事者九二之任也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
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終言其命亂於蠱言元亨
而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

集南軒諸先生語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上經

卷二

四十一

本

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
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撓物適所
以養之也振民風象育德山象

集單氏輩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

治蠱非創始之事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
也當家道弊壞之初故六雖柔弱之才亦能幹焉
能幹父之蠱則爲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咎謂前
人之過庶可補也厲惕厲也孟子所謂操心危慮
患深之意也能如是終乃獲吉意承考者善繼父

之志也

參取白雲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曰九二以剛陽爲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

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黃堯舜之事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剛而過中雖克幹其事不无小小之悔有小

悔已非善事親也然巽體得正故能終无大咎

節伊川語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胡氏曰夫父以柔懦以至蠱壞其家而四又以柔弱之質承其蠱壞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不能幹家事也然而以陰履正故但少能寬裕其父之事耳夫承蠱壞之後而以柔弱之質將有往必見悔吝无所成也初亦陰柔而能幹者居壞敗之始也治家之法當在于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曰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三十一

八上矩未二

の丁チ

李

伊川曰上九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

誠齋曰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不事王侯非以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吠畝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也曷常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為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可法

兌下
坤上

白雲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為義序卦曰臨者大

也蓋臨爲大而所臨者小故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伊川曰元亨利貞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旣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白雲曰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

得正合天之道也剛正而和順天之道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岸也岸高於澤而俯臨之有含容止畜之象君子体之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容保民无疆謂含容安集之意廣大无疆限也教之无窮者允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集伊川晦庵語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之臨民臨事與夫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幼而學壯而行人豈不欲有臨哉四近君之臣初得正位與之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者所信任而有臨也初之與四相感非苟求見知期於進達也其志在行其所學之正道耳故曰志行正也以正應正故曰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伊川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

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
爲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
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
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
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
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
臨下盖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
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
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白雲曰柔順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以順命而後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
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柔不中不正之才而居二陽之上是處
不當位也夫位者人之所欲六三雖甘說此位亦安
足以有臨乎故曰无攸利既能知而憂之強勉自
改退避賢者之路如是則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
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
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

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六五知音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臨謂知大君所以臨御天下之道也臨御之道奈何用九二剛中之賢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而已夫子恐人以任察為明故贊曰之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臨與復皆剛長之卦乃君子之道寢長之時也敦者厚之至也相應而相從理之常也復之六五非應而中以自考臨之上六无感而志在于內不曰厚之至乎故在復則曰敦復在臨則曰敦臨



坤下
艮上

伊川曰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觀去聲示也不音者皆如字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

盟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盟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盟之時矣居上者正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顛然瞻仰之矣顛仰望也注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豕曰大觀去聲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去聲天下觀去聲盟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白雲曰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晬然見於面盎于背施于四體有不可揜者焉觀之者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大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謂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之欲无言皆是道也

雷氏曰順者以順動也巽者以風教入於人心非
威刑以率之也中者如極之建而民取中正者如
表之立而民取正人君以此而示天下天下觀而
化之矣在上而中正者九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自然此天之
神道也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不怒而威不言
而信天下之民不知所以然而心自服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

去聲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伊川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遊歷周覽之象故
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視民俗而設為政教
也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
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其觀見者淺
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
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
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
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
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
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注六二所見者狹故曰闕觀猶有應焉不爲全象
伊川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陽剛中正之道非
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
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
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
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
正之大道而僅能闕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
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龜山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在下卦之內五之
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之所能見也闕觀而已
夫視不出閨門之內爲女子之正則利矣居大觀
之時而爲女子之正是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曰觀我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已者

白雲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
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爲不失進
退之道矣

誠齋曰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
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

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唯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已

雷氏曰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其是之謂乎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九五剛明中正居尊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而又体巽故有樂善忘勢尚賢之象尚賓者尚賢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

德光輝也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固宜仕於王朝効其智力上輔其君以施澤於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古者賢有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進仕於王朝則謂之賓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爻言利用賓于王而象言尚賓者夫子恐人貪國之光不待禮至而往也爻恐失時象恐輕進聖人之心可謂委曲丁寧矣

采伊川語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

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我生出於己者王
輔嗣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漢上曰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
女子之童闕又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者也故
觀其生九五之君六四之臣皆在所觀也昔武王
既已革命天下歸心四方英賢雲集輻輳放牛歸
馬垂拱无爲盛德光輝爛然可觀所謂童闕之觀
者可勝言哉用賓于王者爲不少矣然伯夷守節

甘采薇于首陽者何哉蓋觀其武王之革命群賢
之趨時赴功若有不足者焉遂作歌曰神農虞夏
忽焉歿兮我適安歸其志未能平也歟夫觀之時
天下既定人知趨時赴功觀其國之光華爲急而
不知趨時之弊又有甚焉是以後世風俗奔競委
靡不振去道日遠矣孟子稱伯夷百世之師也聖
之清者也所謂君子无咎者也或曰以此爲說通
則通矣與蠱之上九无乃相類乎曰不然蠱之時
天下方弊六五以柔居尊下有陽剛之臣爲之應
足以幹蠱而用譽上九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

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負經濟之才不偶于時不見知于當世之君者也非遇其時不出也非志有所未平也觀之時天下既定九五以剛居尊下皆陰柔奉命之臣國之盛德光輝爭先覩之爲快上九以剛明之才處一卦之上觀其時之所尚懼後世不能无弊將以振起風俗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其志有所未平也雖然武王周公急於救當世者也伯夷之心將救後世者也或疑湯武之事見於革卦不知革之時是方革命之時也觀之時是天下旣平之時也

學易記上經卷第二





